

# 非洲国家贫困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埃塞俄比亚裔学者梅拉库新研究述评

刘 海 方 \*

埃塞俄比亚裔荷兰学者特格恩·梅拉库 (Tegegn Melakou) 是国际火炬组织埃塞分部 (Panos Ethiopia) 的负责人。由于其学术背景, 梅拉库深谙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从 1991 年从事社会发展学研究开始, 梅拉库不仅出版了大量研究非洲发展问题的专著和文章, 还主持或承担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项目。2004 年 10 月中旬, 梅拉库先生到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进行了学术交流, 并重点介绍了自己正在撰写的博士论文。根据交流中的情况, 笔者对梅拉库关于非洲国家贫困问题所做的新研究作一简要评述。

这篇题为《试析埃塞俄比亚公民社会和民主制度形成过程 (1991~2001) 之中的结构性限制》的博士论文, 主要考察埃塞人民革命民主阵线 (以下简称“埃革阵”) 统治的第一个十年中该国公民社会与民主制度的发展状况, 进而指出埃塞俄比亚乃至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普遍存在的贫困和低度发展问题。在梅拉库看来, 公民社会和民主制度是与非洲国家的贫困和不发达有最直接关系的两组概念。

梅拉库的博士论文由 3 个重要部分组成。其一是阐述贫穷、低度发展与自由之间的关系, 是文章的理论要素。梅拉库的分析主要借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 (Amartya Sen) 关于贫穷与低度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论, 同时参考了其他一些发展实践者的作品, 进而引申出自己关于非洲贫困化和低度发展的理论建构与猜想。其二是通过档案资料研究来论证埃革阵的民主和管理与其发展政策之间的关系, 从而充分证明梅拉库自己的理论猜想。其三是对埃塞一些曾是或现在仍是重要政策制定者的知名人士所进行的采访。采访对象包括学者、公民组织、商业集团和专业协会的领袖, 以及一些官员。通过这些采访所收集的资料成为了这篇论文的重要论据。

梅拉库在其博士论文中大胆地断言,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根本问题是普遍的贫困和不自由。“发展作为主导性的话语, 在贫穷国家已经失败”; 和埃塞俄比亚一样, 从一开始, 非洲的现代国家就有许多谬误之处, 以致于这样的“民族国家”最终成为一种完全失败的尝试。自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40 年的发展经验证明, 非洲国家既没有发展, 也看不到民主制度的建立。随着 20 世纪 70~80 年代环境运动的兴起, 全球都开始集中讨论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1992 年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上“21 世纪全球行动议程”的宣布, 开创了一个关于发展话语的新时代。但是, 里约热内卢乐观主义的合作热情消退之后, 只有市场规则堂而皇之地继续畅行全球, 而贫困的全球化过程仍在继续。撒哈拉以南非洲更是日渐被前所未有的贫困化所吞噬, 经常地遭到大规模饥荒的打击。

非洲国家何以没有成功地走上社会发展、和平和民主的道路呢? 梅拉库试图从非洲个人自由的被剥夺和公民社会的缺失上寻找原因。他认为, 所谓贫困, 并不只是一般被认为的低收入, 而是各种被剥夺形式的总和所导致的“能力的被剥夺”——人们是在被剥夺了最基本满足需要的能力后才变得贫困的。这里所说的能力包括政治、社会 (例如教育和健康) 和物质生活等各方面的能力, 能力的被剥夺就是自由的被剥夺, 是陷入“无自由状态”。无自由状态意味着贫穷与专制、缺少经济机会和社会服务、忽视公共实施、政府不宽容、压迫。总之, 对非洲贫困的研究, 不但是一种纯粹的经济研究, 而是必须从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的政治框架内进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简言之, 梅拉库关注的是非洲国家的贫困现象和不自由状况之间的密切关系与相互作用。

在简要叙述了埃塞俄比亚现代“国家”的形成背景后, 梅拉库认为, 像非洲其他国家一样, 公民社会参与国家发展和民主化进程受到阻碍的原因, 主要在于埃革阵的管理不善。首先, 政府通过将个人自由和集体权力的二分法, 事实上压制了个人的自由。这种政策导致了社会冲突和民族冲突, 从而直接加速形成了贫困化。另外, 埃革阵拒绝了自

\*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由民主制度, 而选择了所谓“革命民主制度”, 这没有给公民社会留下任何空间。虽然政府的定位是技术专家治国, 但是政治上的忠诚却被视为政府任命专家的惟一标准, 而这正是导致灾难的根源所在。

因此, 梅拉库提出, 理想的非洲“国家”, 不应是非洲政治家们从殖民宗主国那里继承来的衣钵, 相反, 应该是一个具有“发展性”的国家。发展性的国家承认公民社会的自主性, 并将公民社会视为发展过程中的伙伴, 而不是仅仅作为政治修辞。如果不首先解释公民社会何以不能够兴起、发展, 就很难解释埃塞俄比亚和其他非洲国家何以失败。而这恰恰也是公民社会这一视角如此重要的原因。梅拉库认为, 更切近地审视非洲背景下的“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 可能会揭开这个大陆陷入无休止的贫困、以及低度发展的秘密。

关于非洲公民社会的发展状况, 梅拉库认为, 在非洲公民社会的发展过程中, 殖民化和新殖民主义的影响是巨大的, 可以说这两个因素直接阻碍了公民社会的兴起。撒哈拉以南非洲现代国家统治机制的特殊之处在于, 字面上的“非洲国家”基本上是继承了殖民国家的衣钵, 而殖民国家的目的完全不是要解放非洲国家, 而是运用殖民统治结构和政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时期的殖民国家通过禁止每个臣民成为公民, 从而最终扼杀了公民社会在非洲出现的可能。梅拉库同时认为,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非洲国家并没有真正变革国家的功能模式, 即没有从前资本主义时期的通过强征暴敛进行统治的模式转变成成为现代国家应该承担的规范的责任上来。埃塞俄比亚和非洲其他国家不同于西欧国家的关键之处在于, “资本主义”或“现代化”不是从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和社会体系的废墟上有机地成长起来的, 也没有出现一个资产阶级来推动社会的变革, 只是由上层贵族来零星地引进一点现代性, 以应对西方的冲击。独立后控制了国家政权的非洲精英们并没有形成社会发展、民主制度甚至积累的系统观念, 相反, 却往往操纵一个个极度腐败的体制, 吞噬人民的财富, 并剥夺了国家再生产财富、给人民提供福利、教育和公共健康设施的能力。

根据这样的研究, 梅拉库特别指出, (像埃塞这样) 一个没有产生民族国家和资产阶级的国家, 根本不可能产生公民社会。相反, 在埃塞产生的是一个刚刚萌芽且存在严重依赖性的资产阶级、是一个努力将自己变成公民社会却处处被统治体制所窒息的社会。迄今为止, 埃塞仍没有能够形成自己的民族国家、民主制度和民族资产阶级。非洲精英们控制的政府几乎完整地继承了殖民国家的统治方式, 也继承了它们将非洲人民视为孩子的殖民心理, 因为还是尚未成熟的孩子, 由此个人自由就被无限期地普遍剥夺了。这种自由的无限期剥夺, 强烈地影响了个人和集体政治能力的发挥。非洲精英们的发展战略完全是模仿西方的, 但是这种发展必需的制度机制和伦理条件都还没有到位。这种战略导向致使非洲没有能够形成一种务实的、脚踏实地的政策, 无法促成社会、经济领域的积累过程。另外, 非洲精英们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态度和行为无法引导非洲社会形成一种尊重法律的文化。简言之, 非洲发展的进程被窒息了, 精英阶层的政策导致无休止的贫困, 使得非洲仍然面临巨大的发展问题。政治领域变成了强力人物、尤其是军界人物之间激烈竞争的领域。这些渴望掌握国家政权的人继而将政治变成了无休止的腐败和特权恶性循环的过程。正如著名非洲裔学者法依在谈论非洲的精英阶层时所说, 他们不但没有什么生产力, 而且是反发展的。

回到非洲整体的发展问题上, 梅拉库提出, 作为外部发展条件, 以直接控制资源或新殖民主义方式存在的外部势力也阻碍了非洲的发展过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结构调整政策进一步使非洲的这种结构困境和本已糟糕的经济危机复杂化。关于全球化对于非洲发展的作用, 梅拉库认为, 作为世界主导倾向的市场全球化, 加深了非洲的贫困化, 因而进一步阻滞了非洲的积累和发展过程。

综上所述, 梅拉库得出的结论是, 自由是消除贫困和社会发展的绝对前提, 而民主制度是由臣民向公民身份转变的绝对前提。非洲国家贫困和发展问题的最后解决, 必须是在有足够的自由和空间的情况下, 公民享有完全的公共生活。

作为国际可持续发展的信息和交流组织的地区负责人, 同时他用来作为个案研究的国家正是他的出生国埃塞近 20 多年的发展状况, 梅拉库希望非洲成为“发展性”国家的殷切之情洋溢于整篇论文中。对于非洲的低度发展与民主状况之间的关系, 梅拉库无疑提出了新颖的观点, 而且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 这对我国研究非洲贫困和发展问题的学者、甚至整个非洲学术界, 都是具有启发意义的。同时, 梅拉库对于埃塞以及其他非洲国家政府的政策所持的普遍批判立场,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也是值得思考的研究角度。但是, “所长即是所短”。尽管梅拉库从批判立场提出了具有启发性的观点, 但他完全否定的激进批判立场却值得推敲。如果把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非洲国家政府的政策一概否定, 我们不禁要问, 非洲的正确发展应该从哪里生长出来呢? 况且, 不难发现, 梅拉库关于非洲发展必经的公民社会、资产阶级推动社会变革等立论, 都是比照欧洲现代化的“标准”发展之路, 即便这些元素对于非洲确实无可替代, 梅拉库的论述也难免有欧洲中心主义之嫌。当然, 考虑到梅拉库是在荷兰著名学术机构社会学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 并长时间在此从事研究工作的学术背景, 他特别倚重西方发展学理论的事实也就不难理解了。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赵儒林)